

紀念謝貴雄教授逝世 20 年

◎長庚醫訊總編輯 林思偕

當年筆者在台大醫院擔任住院醫師時，跟過謝貴雄教授看門診，病患絡繹不絕、加號者眾，謝教授總是應允。門診護理長忍無可忍，找他抗議，謝教授說：「悲苦的人來到你面前，拒絕實在說不出口。」

我跟著他看完最後一個門診病人，他對我說：「我剛收一個危急的病人住院，我們到病房去看他。」當時不是「主治醫師制」，老師多看，薪水也不會變多，住院只有值班醫師來看。在暮色中，我陪他走在寒風凜冽的台大醫院中央走廊，心中升起一股暖流。

1997 年筆者自美進修返國，謝貴雄教授剛從台大過來本院，我在台北長庚又跟到他的夜診。雖說是過敏病大師，但他沒有架子，來者不拒，連簡單的上呼吸道感染也看。

教授有很多小病人作「減敏療法」，每次看門診都會和病人訂定「契約」，謝教授總會注視小朋友眼睛，慈祥的說：「我們做好朋友好嗎？」沒人說不好，然後他就開始「無微不至」的呵護，他的「減敏針」效果特別好，不全是藥的關係。

跟診時，我在一旁戰戰兢兢，因為常有病人打完針會突然蕁麻疹或氣喘發作。某次，一位病童打完 3 分鐘後便喘

起來，而且症狀不輕，我在隔壁暫留室幫孩子打上點滴、給氧氣、注射茶鹼及類固醇，謝教授不時過來探望病情。

我複習孩子的過去病史，媽媽在旁說：「這是他第 3 次打完減敏針氣喘發作！」我心想這樣還要打？一顆心漸漸往下沈，我該說什麼幫謝教授辯護？要是我是家長，應該會暴跳如雷吧！但是從媽媽的語氣聽不出任何怨懟，眼神中反而有無限感激。她說道：「我的孩子真的很敏感，還好謝院長願意救他。」約莫 11 點，謝教授看完門診，和我一起看孩子，病人情況好多了，胸部的劇烈起伏已經平息，謝教授向媽媽致歉，表示「下次」劑量會減半。我心想還有下次？我把病人的點滴拔除，沒有聽錯，媽媽要預約「下次」謝教授門診，有些意外不可預期，但孩子還要繼續打針，將過敏根治。

「衣沾不足惜，但使願無違」。雖不完美，但充滿人性，謝教授贏得病人信任。「減敏治療」法在 2017 年被列入國際氣喘治療準則 GINA guideline，第一個 FDA 核准的塵蟎舌下減敏製劑就要上市。教授在天上聽到這個消息，想必會微笑吧！



我心深處